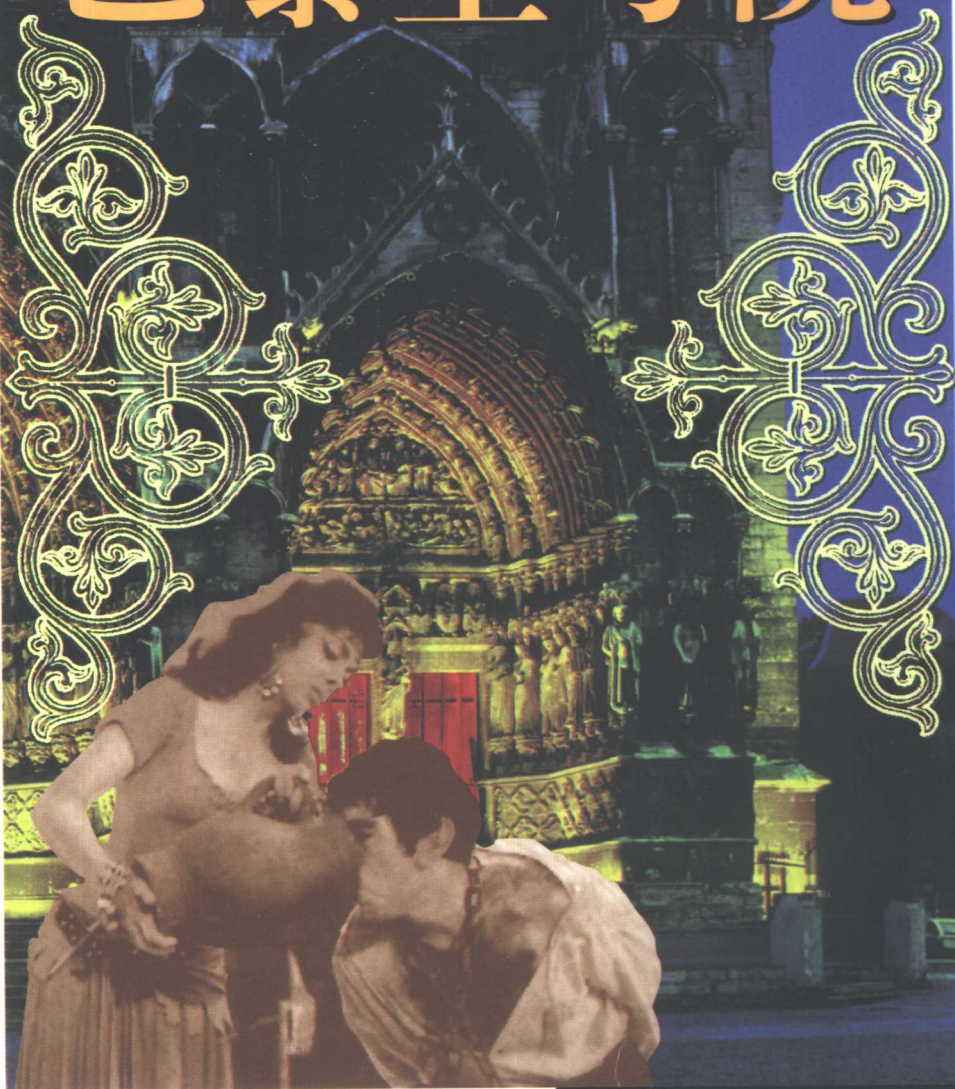


Notre-Dame de Paris

[法] 雨 果

Notre-Dame de Paris

巴黎圣母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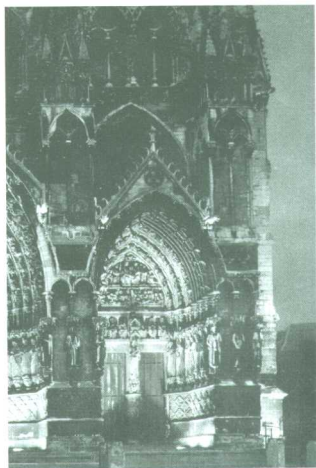
Notre-Dame de Paris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[法] 雨果

巴黎圣母院

李玉民 / 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李玉民译.

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.8

ISBN 7-5402-1071-0

I. 巴…

II. ①雨… ②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4136 号

责任编辑:洪文雄

巴黎圣母院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mm 大 32 开本 14.5 印张 390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

定价:14.50 元

译 序

巴黎圣母院名气这么大,一半功劳应当归于维克托·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。雨果偏爱宏伟和壮丽,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,两者自然一拍即合。雨果一开始酝酿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,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,倾注他对圣母院的深厚的爱慕之情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这两部杰作,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;但是,《悲惨世界》的创作拖了三十余年,而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创作,虽遭逢七月革命,小有波折(研究材料和全部笔记散失了),雨果却一气呵成,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。1831年,《巴黎圣母院》一出版,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,再也分不开了。

有了这部小说,巴黎圣母院在市中心岛上婷婷玉立,仪态万方,不仅多了几分风采,还增添了一颗灵魂。

笔者仅在法国就参观过几十座大教堂,各具各的风采,有的还要高大宏伟,还要美观华丽,但总是当作宗教建筑艺术来欣赏;然而,惟独见到巴黎圣母院,哪怕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,哪怕远远望见它的姿影,笔者也会怦然心动,有种异样的感觉,脑海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:身穿白衣裙的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,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,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望着这美好的一对;还有一副目光追随着姑娘,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,淫荡而凶狠,而密修室里正坐着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;教堂门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,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,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小姐致歉。继而,广场上出现一片火把,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,开始攻打圣母院;可是,

卡西魔多却挺身而出保卫吉卜赛姑娘,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,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;在熊熊的火光中,石雕的恶兽魔怪似乎都活了,纷纷助战……

以这大教堂为中心,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,就好像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字“命运”,将所有这些人物扭结在一起;就好像圣母院有了灵魂,有了生命,以天神巨人的身躯,投入世间这场大混战。十五世纪巴黎的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,经由雨果的天才想像和创作,从湮没的久远年代,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。雨果早在二十一岁就说过:“在瓦尔特·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,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。这种小说既是戏剧,又是史诗;既风景如画,又诗意盎然;既是现实主义的,又是理想主义的;既逼真,又壮丽;它把瓦尔特·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。”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,恰好是他几年之后创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注脚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,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。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,描绘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,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。书中的一切可以用“奇异”两个字来概括。选举丑大王的狂欢节,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,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,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,敲钟人飞身救美女,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,卡西魔多的复仇和成亲,这些场面虽然不像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,但是同样奇异,有的同样惊心动魄,甚至催人泪下。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: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、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、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、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、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,等等,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是奇异的,但是又像史诗中的人物,比真人实事更鲜明,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。

不过,书中最奇异的人物,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。她既

衰老又年轻,既突兀又神秘;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,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,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,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,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,又是蹂躏万众的命运的宫殿。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,总和芸芸众生息息相关……

还有一点奇异之处: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,许多人都是慕小说之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,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。

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,卡西魔多似乎又回到钟楼,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,同民众的“雨果万岁”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。一声声的钟鸣,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,还隐隐含有遗憾。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南岸,安葬到先贤祠,她心中何尝不在想:“雨果啊雨果,葬在先贤祠,固然是一种殊荣,但是,你在我这里长眠,才真正死得其所!”

原 序

几年前，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，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，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，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：

’ΑΝΑΓΚΗ^①。

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，由于长期侵蚀败破而发黑，深深嵌入石壁中，其形貌和笔势，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，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之手写下的，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，尤令作者凜然心惊。

作者思索再三，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，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，才肯离开人世。

后来，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（哪种原因已难知晓），字迹消失了。须知将近两百年来，中世纪的宏伟教堂，无不遭受这种待遇。无论内部还是外部，四面八方都来破坏。神父要粉刷，建筑师要打磨；老百姓蜂拥而至，干脆拆毁夷平。

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，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，就这样湮没无闻，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。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，几百年前就消逝了，历经几代人，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，就连这座大教堂，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。

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。

1831 年 2 月

① 希腊文：命运。

勘定本说明

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“新”章节，说法有误，应当说“未曾面世”。因为新者，一般理解为“新写的”，而增加的几章并非“新的”。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，始于同一时期，源于同一思想，始终是《巴黎圣母院》的组成部分。况且，作者也难以理解，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，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。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。笔者认为，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，必然是同时产生的；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，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。所谓戏剧或小说，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，由多少部分构成，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。这种性质的一些作品，本应一次性的喷发流泻，即成定型，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，则势必貌离神异。事情一旦告成，就不要改变初衷，不要再补缀修饰了。书一旦出版，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，一旦确认并宣布出来；同样，一旦发出呱呱之声，婴儿就算出生了，就算入世了，生成什么模样，父母再也无能为力，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，生死由他吧。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？只能认了。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？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。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？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。您的小说病势危殆，活不成了吗？您不能起死回生，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。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？请相信我，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。

因此，笔者特别关注一点，要让读者明白，这里增补的三章，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。《巴黎圣母院》前几版没有收入，原因很简单，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，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。要么重写，要么舍弃。笔者当时考虑，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，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，纵然缺略，也无关宏旨，绝不会

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,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,惟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。于是,作者决定照样付印。还有一层,如果供认不讳的话,作者未免懒惰,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,他望而却步,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。

如今,这三章又物归原主,他就不失时机,让它们复归原位了。

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,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,创作的样子,好还是坏,长久还是短命,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,原样奉献。

自不待言,有些人认为,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,他们自视甚高,却在《巴黎圣母院》中仅仅追求戏剧性,仅仅追求故事情节。然而,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,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,不是徒劳无益的,他们在阅读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过程中,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,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,还饶有兴趣地——怨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——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,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、艺术家的宗旨。

这一版补足了几章,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,一部《巴黎圣母院》,从而补充完整,假如这部作品的确值得补充完整的话。

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,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,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,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;而且不幸的是,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。不过,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: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,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。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,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:我们在工作室里,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?种子已然撒进犁沟,将来必定丰收。作者惟一的担心——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^①——,就是这片古老的土地,千百年来曾是建筑艺术的最佳土壤,如今恐怕元气耗尽,精液衰竭了。

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,精力旺盛,可以说前途无量,

① 出版时调整,详见第3卷第1章。

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，教员都非常可鄙，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，甚至完全南辕北辙，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；正如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，心里想着做小罐罐，偏偏做出大盆来。轮盘转，大盆现^①。

然而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，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，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，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。如果有可能，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。作者在此声明，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，这正是我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，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，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，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。作者甘当此任，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。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，高声揭发种种亵渎、毁坏和玷污的行为。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。他责无旁贷，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。他一定要反复强调。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，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，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。因为，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，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，胡乱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，叫人看着实在痛心！我们这些聪明的人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，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，这真是莫大的耻辱！这里讲的情况，何止发生在外省，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窗户下面；天天发生在巴黎，发生在这个大都市，这座文化名城，这个新闻、言论、思想自由之邦。在要结束这篇“说明”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，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，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，全然不顾别人的谴责，每天都策划、讨论、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，而且心安理得，尽量干得漂亮，简直胆大包天，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。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，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这座邸宅并不美观，倒还不算作孽，可是一古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，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，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。他们良莠不分，一并铲除。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，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^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。一方面不惜工本，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；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分的狂风肆虐，扫荡圣小教堂美仑美奂的彩绘玻璃窗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，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，说不准哪天早晨，就要挥舞镐头了。事有凑巧，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。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圣日耳曼草地，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教堂^②。毫无疑问，还会有一名泥瓦匠，要夷平圣日耳曼—欧塞鲁瓦王家教堂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，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，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^③，而所干的事，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。就在我们写这篇“说明”的时候，这种景象多么可悲啊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；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·德洛姆^④劈面砍了一刀，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，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，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，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！

1832 年 10 月 20 日于巴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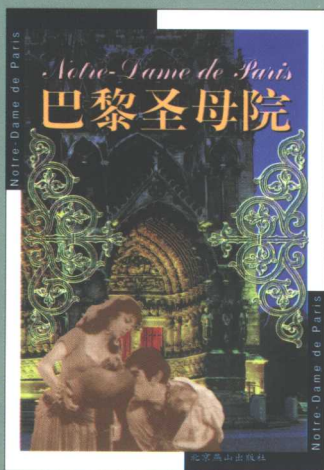
① 彼埃尔·道迈尼(1776—1832)，法国将军，1814 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，抵抗反法联军。

② 圣日耳曼草地教堂建于 990 年至 1014 年，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，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，故“阉割”云云。

③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，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。

④ 菲利贝·德洛姆(1510 或 1515—1570)，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。他应卡特琳·德·美狄奇王后之命，于 1564 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，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，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，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。他死后，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。土伊勒里宫于 1882 年拆毁。

世界文学文库



平面设计/康笑宇工作室

目 录

译 序.....	1
原 序.....	5
勘定本说明.....	7

第 一 卷.....	1
第 二 卷	47
第 三 卷	93
第 四 卷.....	121
第 五 卷.....	143
第 六 卷.....	168
第 七 卷.....	208
第 八 卷.....	268
第 九 卷.....	314
第 十 卷.....	343
第十一卷.....	410

第一卷

一大堂

话说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，那天巴黎教堂所有大钟齐鸣，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^①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，1482年1月6日那天，并不是历史的一个纪念日；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，市民惊动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^②人进犯，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；既不是拉阿斯城^③学生造反，也不是“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”摆驾入城；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；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。就在两天前，还有这样一队人马，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，为缔结法国王太子^④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。为此，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，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，不得不满脸堆笑，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，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，为他们演出“不少精彩的寓意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，不料天不作美，一场滂沱大雨，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。

① 老城今称城岛，在塞纳河中，是巴黎城的发祥地，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；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；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。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，本书第3卷第2章《巴黎鸟瞰》中有详尽描述。

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，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，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。

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。

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，1483年继位，称查理八世。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；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，原是勃艮第大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，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，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。

1月6日那天,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,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^①。

这一天,照例要在河滩广场^②燃放篝火,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,在司法宫里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,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过了: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,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,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,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,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,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,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,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,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,因为这正合时令,或者去观圣迹剧,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,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,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,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,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,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,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(须知索瓦尔^③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),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,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,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,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,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,冲击着楼房的墙角,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,突进围成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。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^④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,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,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,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;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,不断向广场注入,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

① 主显节,又译显圣节。据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记载,耶稣三次显圣,故天主教称为“三王来朝节”,定为1月6日。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。

② 河滩广场,塞纳河边的广场,是无业游民聚集、民间节庆和处决犯人的地方。1806年更名为市府广场。

③ 亨利·索瓦尔(1623—1676),法国历史学家,著有巴黎史等。

④ “哥特式”一词,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,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,我们只好沿用,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,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,其基调为尖拱,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。——作者原注

千上万人呼喊，调笑，走动，简直甚嚣尘上，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，这种鼓噪，有时还变本加厉，有增无已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，折回头来，乱作一团，形成了漩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，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，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，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，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，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

面孔和善的市民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站在门口、窗口，爬上天窗、屋顶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注视着司法宫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，巴黎还有许多人，喜欢观望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，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我们今天 1830 年的人，假如在想像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，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，摩肩擦背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，而 1482 年 1 月 6 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，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，也不无吸引力，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，我们那时看起来就会有全新的感觉。

如果读者愿意，我们就力图想像出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，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所产生的印象。

先是耳朵一片嗡鸣，眼花缭乱。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绘成天蓝色、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；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几步远有一根大圆柱子，接着一根又一根，总共七根，沿中轴线一字排列，支撑双圆拱顶的交合点。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，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；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，年长日久已经磨损，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。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，在门与门之间，窗户和窗户之间，边柱和边柱之间，没完没了地排列着自法腊蒙^① 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：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，低垂着眼睛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，双手直指天空。此外，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，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，都精工

^① 法腊蒙，传说中法兰克人的君主，生活在公元 5 世纪。

细雕，富丽堂皇。总之，拱顶、圆柱、墙壁、长窗、镶板、宽门、雕像，所有这一切，从上到下，绘成湛蓝金黄两色，一望光彩夺目。不过，在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，到了我主纪元 1949 年，尽管杜·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，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。

在一月份的一天，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，射进苍白的天光，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，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，绕着七根圆柱回旋，现在我们想像出这些，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，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。

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^①，那么，凶手的案卷也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，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，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，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，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，要烧掉档案室，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；由此可见，没有弑君一案，也就不会有 1618 年那场大火了。那样一来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，也就会依然屹立，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：“请亲眼看看去吧！”我们双方都省事：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，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。——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：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。

首先，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；其次，即便有同谋，他们也很可能同 1618 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。其实，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。其一，3 月 7 日后半夜，一颗宽一尺，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，自天而降，落到了司法宫。其二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：

一场游戏多悲惨，
只缘案桌嘴太贪，
司法女神镇巴黎，
眼看宫殿火冲天。

① 亨利四世(1553—1610)，法国国王，1610 年 5 月 14 日被弗朗索瓦·拉瓦亚克刺杀。